

远行
译丛

在南极，独自一人

〔美〕理查德·E. 伯德 著
杜默 译

Alone



非虚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one

在南极，独自一人

[美] 理查德·E. 伯德 著 杜默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南极,独自一人/(美)理查德·E.伯德著;杜默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4361-0

I. ①在… II. ①理… ②杜…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5834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甘慧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5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61-0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

本书是个人经历实录，正因为太个人了，所以四年中迟迟未能执笔。本书跟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截然不同。前几本书是据实客观陈述个人探险和艰险历程，本书则是十分主观的体验报道，而且书未成稿，笔者已险些命丧黄泉。个中辛酸苦楚难以言喻，而将这些事隐忍不提又是人之常情，叫我如何既要缕述“前进基地”，又能免于不当地流露个人感情。再者，待在南纬八十度零八分极地的旧创久久未愈，深深密密地藏在我的记忆中，我很怀疑自己能否以超然的态度处理。

但一千朋友却不让我对此事闭口不言，所到之处总有人殷殷垂询。终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我跟几位朋友在纽约聚首时，他们都劝我趁记忆犹新，将所经历的事实笔录于书。我虽答应，但总有几分勉强。

我已预见，只要一动笔，恼人的难题便会接踵而来。其一，我知道如此一来，不得不揭开心头旧创，重温“前进基地”的一些苦楚时光；其二，我觉悟到，我谈论个人私事的方式必然

会惹嫌招怨。然而在好友热心和出版商催促的鼓舞之下，我抛开疑虑，答应动笔。

一开始动笔便证实我先前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的确，我数度有搁笔之念，而且若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早就完全放弃了。因为此情不关风与月，且有许多层面纯属所谓的自尊心，实不足为外人道。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始有终，而这本书所呈现的正是有关我自己，以及在那段时间内我所经历的实态。

我原打算利用日记作为本书的素材，但因记述琐碎，加上卷帙浩繁，我很快就发现，单凭日记本无论在时序或分量上都难以卒读。日记中不可避免地充满重复的事物、只对我自己才有意义的指涉、零星琐事，以及一些不宜列入书中的家庭私事。因此书中虽有不少章节摘录自日记，但都是在自觉有助于阐述时为之，行文时并不刻意表明所用的某一天日记究系全文，抑或断章取义；笔者实不欲令书中充斥自传式的结构，不过日记及个人对极地气象形态所作的札记、行事历和零散的报纸，倒也不失为重燃记忆的绝佳工具。

如今，《在南极，独自一人》一书终于付梓，然而若非许多人殷切支持，恐无人能竟此全功。这拳拳情意正是整个体验中的赏心乐事，特别是我从“前进基地”归来之后，仍留在“小美洲”^① 尽心尽力以减轻我领导重任的五十五人，他们的这种支

① 美国在南极洲的主要基地。位于凯南湾附近，罗斯冰棚东北缘。一九二八年最先成为伯德南极探险队的总部所在地。

持尤为可感。我的老船友乔治·诺维尔执行官，在我们抵达新西兰之前对我关怀备至，笔者愿借此书以志其隆情高谊。

理查德·E. 伯德

序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一九三八年十月

目 录

| | |
|-----|-----------|
| 1 | 序 言 |
| 1 | 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 |
| 23 | 第二章 三 月 |
| 49 | 第三章 四 月 |
| 97 | 第四章 五 月 |
| 138 | 第五章 六 月 |
| 181 | 第六章 七 月 |
| 217 | 第七章 八 月 |

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

起 意

一九三四年南极冬夜，我独自一人操持的“博林前进气象基地”坐落在广袤的罗斯冰盾上，介于“小美洲”和南极之间，是地球最南端大陆上第一座内陆观察站。我决定在那儿过冬，个中艰辛不是在“小美洲”的一些人所能想象的。原先的计划是在基地配置数人，但不久便发觉全然不可行，结果我只能在完全放弃基地和科学观察任务或独自操作中择其一。我实在不愿放弃。

首先必须声明的是，在迄今仍杳无人迹的南极内陆观察气候和极光，除了确有实质价值，以及我对这些研究也有兴趣外，其实我是纯为体验而去。因此这动机可说有点私心，除了观察气候和极光的工作之外，个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目的地。完全没这回事。有的只是一介凡夫渴望彻底了解那种体验，也就是暂时离群索居以品味安详和宁静，在长期的孤独中玩索个中滋味。

就是这么简单。我相信，为现代生活的繁杂所苦的人，必然会心有戚戚焉。我们陷入从四面八方吹来的狂风中，而在这喧嚣扰攘中，有识之士不免思忖，我将吹往何处，于是便渴望有个安静之地，可以不受干扰地思考和自省。也许有人认为我夸大了人偶尔对离群索居的需求，我则不以为然——至少我可以为自己发言，因为我往往要比一般人花更多时间，才能理出头绪。这么说并不是影射在前往“前进基地”之前，我的私生活过得不如意，事实上我过得很快乐，几已超乎我所能期望的。然而当时杂事的确纷至沓来。大约十四年来，各项探险活动一个接一个占据了我的时间和思绪，几乎将其他的事都排除在外了：一九一九年，海军横渡大西洋飞行；一九二五年，格陵兰；一九二六年，北极；一九二七年，大西洋；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南极；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重回南极洲。探险活动的间隔期间也不得闲。探险尚未结束，我已着手张罗下一次探险，同时还得奔走全国各地演讲，借以维持生计和支付刚完成的探险活动的债务，不然就是栖栖惶惶筹措下一次探险的经费和装备。

各位也许会以为，一个以往来于偏远地区为生的人应该不会特别需要宁静。有此想法的人想必对探险所知不多。探险家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壅塞和喧嚣环境中，而且往往是在跟时间赛跑。只要探险家不是富甲一方，只要探险本身所面对的是不确定，情况莫不大同小异。无疑地，世人都以为到得了南极或北

极就是好事。成千上万人为了一探南北极而奉献毕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有很多人中途丧命，但我很怀疑，在极少数真正抵达南北纬九十度的人里面，是否有人认为极地风光真是那么令人振奋。可看之物少得可怜：在地球的一端，是苍茫浩瀚大海中央微小的一点，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是寒风凛冽广袤冰原中间虚构的一点。不一定要到极地才算数，更重要的是在途中所取得的科学价值，到了极地而能全身而返，则是附加价值。

我到过两极。说起来，这已是公认令人满意的成就，广义来说也确是如此——我之所以能号召一般大众支持我个人兴趣所在的全面科学计划，所凭的就是“极地”两字。我家人所保有的剪贴簿越积越厚，而剪报上所报道的全是好事。对我这种行业的人来说，这些有形的成就，加上各界的善心美意，便形成了有形的资产。但我必须指出的是，有识之士如保守的会计师之辈，对后者的估价鲜有超过一美元的。

不过我个人非但少有真正的成就感，反而在评量得失后怅然若失。这种感受主要因为有些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没有去做却令人日益感到悔憾，书籍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告诉自己要读的书不一而足，一旦真正想去读时，不是没时间，就是没耐性。音乐亦然。我爱音乐，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需要，但苦无意志或机会足以打断大多数人珍视为“生存”的日常作息以偷闲聆赏一番。

其他事物，例如我所知不多或全无所悉的新理念、概念和

发展等，莫不如此。生活方式似是受到局限。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带进生活里？何苦为了图个清静而远走异地，只身处于极地的荒寒暗漠之中？毕竟，徜徉于纽约第五大道的陌生人的孤寂之情，也许跟浪迹沙漠的旅人无分轩轻。这些我都同意，但我必须指出一点：流连于熟谙的习惯和紧急境况中的人，难望拥有彻底的自由，遑论像我这般工作的人，必须抛头露面寻求支持，并对自己的工作随时提出说明。我们的文明确实已演绎出一套保护个人隐私的绝佳制度，但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人却不在保护之列。

我所要的不只是地理意义的隐私。我希望深入裨益人心的哲理，而随着“前进基地”周遭环境的变化，我发现这里是个机会。在南极冰盾之上，在宛如地质更新世^①的荒寒暗漠之中，我应该有时间研读、思索和听听留声机；而且在约七个月的时间里，远离尘嚣，只剩下最单纯的消遣，我应该可以率性地生活。除了寒风、暗夜和酷寒所加诸的需要外，毋需仰人颜色；除了服膺自己的准绳外，毋庸屈从他人的律法。

我是持此看法。也许不止于此，事隔多时，我已不太确定，或许我心中也有尝试更波澜壮阔的生活的欲望。我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航行，而从事飞行的人一旦降落便命运注定。在航行和探险间发生纷扰时，通常是间接找上他，多数已因管理

① 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距今约二百六十万年至一万年。

机制之便而淡化及化解，到了纷争须作最后裁决的时候，往往是几小时，乃至几分或几秒钟，便迎刃而解。我要前往的地方，在身心两方面应该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前进基地”坐落之处的情况，与冰川时期第一批人类在曙光微明中摸索前行的光景并无太大不同。

南极危机四伏是众所皆知的，但就当时我们所知，风险并没有大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否则身为极地探险队队长，负率领大队人马的重责大任，我是不会去的。结果我几乎性命不保，证明我当初的估计有误。然而我并不后悔走这一趟。因为我总算看了书，虽然数量不像原先估算的那么多；我也听了留声唱片，虽然只是平添伤感；我也沉思冥想，虽然结果不如预期的那么愉悦。这些都是很好的体验，而且是我个人的体验。此行始料未及的是，我发现祸福无常，一个人如何濒死未死，如何不愿就此一死。这也是我个人很好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在缓急之辨和人际关系上的帮助，远非他种经验所能比拟；更令人惊讶的是，它已贴近一般人不甚了解或不太笃定的开悟境界。

独居基地招致误解

我抱着这种心情出发，因为有部分人士对我独居“前进基地”的理由有所误解。的确，有些人质疑我是否有权利这么做。本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怎么想应该不是太

大问题，其实不然；我发现，别人在报纸头条上放言无忌，偶尔还是有不小关系。一旦上了头条，你便会赫然发觉真相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一是你从事实中得知的真相，一是大众或高度想象的大众习焉而不察的真相。真正参与其事的当事者往往听不到第二种真相，倒是他的亲朋好友听得真切。我刚好是数则广为流传的有关“前进基地”真相的当事人；天知道还有多少蜚短流长，但这些几乎都是未经证实的传言。其一是我被自己的手下放逐，另一个则是我远走异域是为了避人耳目，大喝其酒。若在往日，这些传言定会令我震惊莫名，甚至雷霆大怒。现在不会了。

有一则可能使我踌躇的批评，已由我探险队的朋友查尔斯·J. V. 墨菲化解。我启程前往“前进基地”之前，请他和副队长托马斯·C. 波尔特博士会同代为处理我的事。我一直等到确实安顿下来后，才以无线电将个人独居“前进基地”的声明传回美国。声明中只简单地说，我想去，于是就去了。我的朋友接到消息后反应不一。之后的四十八个小时，无线电报涌到“小美洲”，其中大部分是发自见识素为我所敬重的人士，揆诸他们的立场，我必须说，他们所言极为公允。不过在深深同意他们之余，有三个疑惑，或者说有三点是我断难苟同的。他们几乎是命令般地敦促我三思，说我此行对自己固然肯定会不得善终，对群龙无首的“小美洲”那五十五人，可能也会有不测的后果。某大地理协会的会长警告说，若是“小美洲”于我不

在期间出了任何差错，那么我将令誉蒙尘，肯定比当年诺毕尔^①不待手下脱身便先行离开破毁的飞船更为严重。有位银行家朋友更坦言，我的想法纯属卤莽恣意，结果必然是：若刚愎自用则必有不测后果，但若为逃避后果而撤销决定，则无异于自取其辱。

这些直接转给我的电文都交给了查尔斯·墨菲。冬夜将临，寒气日甚，他本已焦头烂额，又得为我的事烦心。他知道我和美国的这些人情谊深厚。他给每个人的回电都说，我前去是别有深意；拖拉机已由“前进基地”返回“小美洲”，若再折返对别人恐有相当危险；他认为，我已铁了心，决计不会回头；以及，由于我的心理负担已经十分沉重，是以有关我一干好友惊惶失措的事，他无意以无线电通知我，以免治丝益棼。因此，这些电文到了“小美洲”就存档，等我十月回来再作打算。结果我回来时已是三月，中间隔着黑暗凄寒的六个月。

当然，这些事当时我全然不知。幸好如此，否则我毕竟还是有人性的，至少不想被朋友误会——我还没这么大的架子。墨菲通过无线电和我通话的时候，始终开朗欢悦，从不提发生了什么事；再者，我不想知道这些事，因此也一直没问我这些朋友有何感想。当然我早料到必然会有些批评，但我已破釜沉舟，除了继续前行外已无能为力。至于倘若墨菲把这些电文转

^① 诺毕尔（1885-1978），意大利航空工程师，北极飞行的先驱。

给我，我是否就会回心转意，则不是我所愿意回答的，否则就是愚不可及。后见之明往往可杜撰出种种代偿和动机论，如今我重提旧事，唯一的用意只在表明在“前进基地”确有若干误解，以及一旦有人想做点不同于流俗的事，必然会有种种牵绊阻碍。

“前进基地”构想成形

“前进基地”的原始理念来自我的第一次南极探险，也是个人对极地气象情有独钟的副产品，花了四年时间策划才终于有成，绝不是卤莽恣意的结果。一支组织健全的极地探险队可以替各种不同的科学效劳（上次探险我们总共服务了二十二个科学部门），其中对一般人最具实用价值的莫过于气象学。农人靠作物维持生计，一般人靠这些作物填饱肚子，投机客下注买卖农作物，实业家的工厂则须仰仗农人的购买力，上述各种人以及海上水手等，乃至偶尔在假日外出一游的观光客，无不跟气象息息相关，但很少人察知极地气象其实已深深影响各地。

大部分人都对单循环理论略有所知：冷气流不断地从两极流向赤道，热气流则在其上呈反方向流向两极，冷热气流不断更新交流便形成地球的呼吸。至于两极对气候的影响程度至今仍属推测，若干权威人士甚至夸夸其谈，认为两极分别为南北半球气候的真正塑造者。后者的想法形成了雅各布·比耶克

内斯^①的两极锋面学说，以两极冷气团，即所谓极锋，进入赤道热气团时，两者互动所产生的效应，来解释大气循环现象。

极地气象学知识虽是启蒙长期气象预测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我们所知其实仍极为有限。而且，由于取得更多有关大气循环一般法则的必要性，探险队队长的首要任务便是负责招募人才，充实气象小组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探险队都极力尽此义务，成果却乏善可陈，因为南极科学调查迄今不到半个世纪，就气象资料而言，大部分的知识出自十余支设备完善的探险队之手。

就一片估计有四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大陆而言，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表现。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在第一次南极探险的过程中，我便深深地感觉最宝贵的气象资料资源仍原封未动。现存的资料大部分由设在南极沿岸或邻近海岸的内陆定点工作站所搜集，利用船舶探勘附近水域，或是研究装备不足的田野调查队趁着夏日匆匆赶到内陆探勘所得。就气象学的观点来说，南极内陆的资料可说是一片空白。定点工作站不曾深入内陆，冬天的观察不超过沿岸一带，而雪橇队所搜集的零星资料也仅限于气候温和的夏月。然而，不受周遭海洋影响的南极内陆却是地表上最严寒的地区，要看典型的大陆气候情况应该在那里，我打算设置的“前进基地”也应该在那里。那儿是气象产生之地，以类似“前进基地”这样的工作站所搜集的资料，配合同

① 雅各布·比耶克内斯（1897—1975），美籍挪威气象学家，大气锋面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对现代气象预报影响很大。

时在“小美洲”所搜集的资料，必然对了解极南高纬度地区的大气现象有极大帮助。为何像我们这个对科技如此灵敏的文明社会，居然会坐视破坏力强大的暴风发生，未能早在遥远的暴风中心酝酿之际，预先充分提醒文明地区的人？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气象局局长威利斯·R. 格雷格预测，在极地建立机器人观察基地，可将数据以无线电传回低纬度地区各观察站，如此一来，气象专家便可观察主要冰斗的气象活动情况，从而绘出气象图。

只怪我自己没想到这一点，因为“前进基地”的用意本来就是整个极地观察站系统的马前卒，唯一不同的是，操作“前进基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不为严寒、黑暗和记忆所动的机器人。我们的原始计划着实蛮勇过人。在与当时（以及第二次探险时）队上的资深气象学家比尔·海恩斯进行初步讨论时，我并不讳言这一构想有点投机。换句话说，若是我们能办到，那可是大事一桩。最后，我们决定的目的地是毛德皇后山脉的山脚下。尽管已敲定目标，我们还是发觉自己也许太过逞强：只能仰赖拖曳车拖着几公吨的补给，横渡大约四百英里且巉岩冰隙密布的“罗斯冰盾”，而拖曳车在冰盾上的能耐如何，只能凭想象和老天保佑。

总而言之，这个计划所蕴含的风险绝对不假，特别是在心理层面。凡是起意想在这种地方落脚的人，必须认命且能耐得住大自然最酷寒的气温、宛如月球黑暗面一般暗无天日的长夜，